

唐梦若影／著
TANG MENG RUO YING

上册

SHANG
CE

锦绣江山之

JIN XIU
JIANG SHAN

溺宠 皇妃

「公子别怕，我只劫财，不劫色。」
她明眸流转，活潑轻柔。
「你不妨劫一个看看。」
男子冷眸微眯。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唐梦若影 / 著
TANG MENG RUO YING

锦绣江山之

JIN XIU
JIANG SHAN

溺宠 皇妃



张
青
岛
出
版
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锦绣江山之溺宠皇妃 / 唐梦若影著. -- 青岛 : 青岛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552-4411-0

I. ①锦… II. ①唐…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80272 号

书 名 锦绣江山之溺宠皇妃

著 者 唐梦若影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那 耘

选题策划 郑新新

版式设计 李双儿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16 开 (700mm×980mm)

印 张 45

字 数 60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4411-0

定 价 79.80 元 (全三册)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 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10-85787680-8015 0532-68068638



【上册】

第一章·公子别怕，我只劫财不劫色	001
第二章·当土匪过瘾吗	015
第三章·引她入局	031
第四章·谁有这样的分量	042
第五章·不要脸了	056
第六章·殿下断案的方式	069
第七章·我是谁	081
第八章·锋芒初现	092
第九章·抢回去洞房	108
第十章·就是她	117
第十一章·最直接的方式	131
第十二章·绝色锋芒	145
第十三章·有钱就是任性	159
第十四章·要负责的非礼，你确定想要？	174
第十五章·失算的阎罗门主	184
第十六章·原来她就是高夫人	196
第十七章·情敌出现	204
第十八章·殿下的惩罚	217
第十九章·本王准了	225
第二十章·终于逮到她	235

【中 册】

第二十一章·男人间的斗争	243
第二十二章·聪明反被聪明误	258
第二十三章·怕了吗，迟了	271
第二十四章·他是谁的相公	283
第二十五章·殿下下的福利	293
第二十六章·需要本王负责吗	309
第二十七章·惊天秘密	319
第二十八章·自食恶果	326
第二十九章·催情之毒	339
第三十章·夫唱妇随	347
第三十一章·男人的结盟	355
第三十二章·逃不掉的洞房	368
第三十三章·意外的反应	380
第三十四章·宠到无法无天	394
第三十五章·成功拐妻回家	409
第三十六章·自作孽，不可活	422
第三十七章·一起逃吧	433
第三十八章·藏身睿王府	447
第三十九章·威胁小王爷	461
第四十章·好聚好散	474

【下 册】

第四十一章·此生只娶你	489
第四十二章·殿下过份了	502
第四十三章·冷炎，对不起	511
四十四章·最后一次	522
四十五章·彼此的选择	533
第四十六章·隆重的婚礼	547
第四十七章·做他的女人	557
第四十八章·因你而沉睡	567
第四十九章·冷炎的决定	579
第五十章·我记起你了	590
第五十一章·放下自尊的请求	602
第五十二章·新婚之夜的福利	612
第五十三章·挑拨	624
第五十四章·画像风波	636
第五十五章·萧韵的孩子	650
第五十六章·驸马大选	661
第五十七章·霸道的柔情	670
第五十八章·花公子的攻心计	680
第五十九章·取消婚礼	690
第六十章·殿下，劫个色	697

第一章

公子别怕，我只劫财不劫色

一道秋色冷晴湾，无数峰峦远近间，一眼望去，层峦耸翠，如诗如画。

“主子，过了前方的山就是凤凰城。”山峦间，宝马雕车外，侍卫恭敬而立，等候命令。

“进城，去将军府。”马车内，低沉、磁性十足的声音传出，声音不高，却足以惊天动地、摄人心魄，不见其人，只需声音一起，便可让万物肃静，世人臣服。何谓王者霸气？何谓强者魄力？正是如此。

“是。”侍卫毕恭毕敬地应着，暗暗呼气，纵是跟随主子多年，面对主子惊人的气场仍旧感觉透不过气来。

主子如今已是当之无愧的天下至尊，天下之事，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主子做不到的。

听说这山上偶有土匪出没，听说那土匪来无影、去无踪，听说那土匪向来是劫富济贫，只要出手，绝无失手。

不过，今日主子到此，谁敢劫？除非不要命了。

山底岩洞中，后置的石门严丝合缝，岩洞中灯火通明。

一少女斜坐在一块岩石上，闭目养神，宁静而安然。

“老大，都已探清。”石门速开速合，一道身影快速闪在少女面前。

“说。”少女明眸睁开，波澜不动，不现涟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一个字却让人无法违抗。

“一辆华丽的宝马雕车，一个马夫，两个护卫，那人就坐在马车中，老大要的东西就在他左侧两米处。”

“距离？”少女红唇轻动，仍旧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话语。

“还有十里。”

“车速？”

“时速二十千米。”关于这时速，是老大新教的表达速度的方式，这儿都是山路，这样的速度已经很快。

一问一答，干净利索，无半句废话，这是她的作风。

少女重新闭起眸子，嘴角扯出几分略显复杂的弧度。

前几天，老爹突然告诉她，她有一门从小定下的娃娃亲，说那人近日要来凤凰

城迎亲。

要她嫁人？而且还是嫁给一个古人？怎么可能！还是娃娃亲，不知对方现在是方还是圆？

如今她的日子过得这般自在、这般滋润，打死她也不嫁。

老爹是威名天下的大将军，守承诺，讲信用，既然定了娃娃亲，绝不能反悔。

不过，老爹说了，事隔多年，两家并无走动，人怕是认不得了，只认得当时交换的定亲信物，那人这次就是拿了定亲信物来迎娶她的。

那么要是没了这定亲信物，谁认识谁呀？

所以，没办法，她只能把那定亲信物抢了。

到时候，她就可以继续过她逍遥自在的日子了。

现在，一切安排妥当，只等……

“十、九、八……三、二、一。”她红唇轻动，低沉的声音陆续传开，随着一个个数字吐出，她缓缓睁开的眸子里，一瞬间锋芒惊现。

“砰。”她声音刚落，外面突然传来一道声音，不是太大，此时在这山谷间却足以惊心动魄。

少女利落地起身，瞬间全面武装，打了一个漂亮的响指，像一阵风似的出了岩洞。

岩洞外的路面上，有她事先掩放在土层中的特别制造的迷雾加迷药弹，颗粒小，颜色如土色，纵是神仙下凡也看不到，照样中招。

这儿可是她的地盘，她从未失过手。

人前，她是风一吹就倒的病秧子小姐，胆小懦弱，无才无貌，据说活不过十八岁。

人后，她可是英姿飒爽、侠肝义胆、见义勇为、劫富济贫、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女侠。

记住，是女侠，女侠，绝非女土匪。

转眼间，她已经上了被逼停在路中间的宝马雕车，在烟雾弥漫中，别人什么都看不见，她却看得很清，因为她有从现代穿越过来时带来的可以透视迷雾的眼镜。

只是，她看到静坐马车上，神情淡然，波澜不惊的男子时，不由得愣住。

这个男人竟然没有被迷晕？此刻他的目光准确无误地直盯着她，这深雾之中他是真的看得到她？

而且这个男人长得也太好看了吧？好看到没天理。

“公子别怕，我只劫财，不劫色。”她明眸流转，话语轻柔，听似调戏的话，却是为了转移他的注意力。她的眸子望向他左侧两米处的包裹，暗暗呼了一口气，她要的只是她的定亲信物，拿到东西就走。

不过，眼前情形似乎不妙，只一眼便可知，这个男人绝非可以轻易招惹的。

惹了他，绝无好下场。

只是现在想要退已经不可能了，更何况，以她的性格拿不到东西怎么可能罢休。

“你不妨劫一个看看。”男子冷眸微眯，声音一出，惊天动地，万物肃静，那气势竟然让她下意识地想要臣服。

“嗯，好呢。”下一刻她却嫣然淡笑，似完全不曾被他吓到，答应得那叫一个欣然。说话间，身已动，手快速而直接伸向目标。

只是她的手还没有碰到东西，一阵狠风猛然袭来，纵是她身手敏捷，竟也没能避开，硬生生被他带了过去。

那力道太快、太猛、太突然，一时间，她只感觉自己如同断了线的风筝完全失去控制，狠狠地跌落。

因为她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力道，眼看着只能身不由己地随着他的力道被带到他跟前，她本能地仰起头，想最后一搏挣开他的束缚，只是万万不曾想到，下一刻他力道突增，两股突然的力道出乎两人的意料，改变了原来的方向，然后她狠狠地砸在他怀里，她的牙齿不偏不倚地狠狠啃向了他的唇。

这一刻，她可以确定，他无法透过浓雾清楚地看到她，只是凭着惊人的听力与判断力精准地掌握一切，要不然，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失误。

感觉到那性感的薄唇传来的奇怪温度，感觉到那漫开的血腥，她竟然鬼迷心窍地下意识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她原本以为舔的是自己的唇，但是，事实证明她舔的是他的唇，她发誓，她真的不是故意的。

一瞬间，万物沉寂，下一刻，风起云涌，他冷眸遽然眯起，惊起的杀意快速充斥整个空间，让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她相信，这一刻，他绝对能瞬间把她撕成碎片，不，或者连碎片都不剩。

东西没有抢到，总不能把小命丢了，她对这条小命可是爱得很。

感觉他就要将她撕裂的那一瞬间，她刚好搁在他腰间的手中突然多了几根银针，快速对着他的腰刺了进去。

银针上沾了麻药，迷药迷不晕他，她就不信麻药也不管用。。

此刻，马车上迷雾更浓，他虽看不到她的动作，但并非毫不察觉，只不过他并未放在心中，天下任何一种毒对他都没有用处。

下一刻，他却发现自己竟然不能动了，他深邃的眸子微微一闪。

见他不能动了，她暗暗呼了一口气，快速抓过一侧的包裹。

“姐要的东西就没有拿不到的。”然后，她极尽嘤瑟地扬了扬手中的包裹，反正他现在不能动，又看不到，谁怕谁呀。

“你确定？”浓雾中，男人的眸子准确无误地直盯着她，似笑非笑。

她微怔，不敢再停留，迅速离开，出了马车才发现自己后背衣衫早已湿透，若是可以，她绝不想再与这个男人有任何交集。

回到岩洞中，她打开差点失了性命才抢来的包裹，顿时傻眼了，里面除了一件亵衣亵裤，什么都没有。

她很确定，她在拿到包裹时，东西还在里面的。也就是说，那个男人在中了她的迷药以及麻药后，还从她抢到手的包裹中把东西拿了回去，难怪当时，她看到他的神情有些诡异。

“撤，回将军府。”她突然打了一个冷战，若是等麻药过后，那个男人能够自由行动了，她只怕有十条命都不够他杀了。

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在他之前赶回将军府，做回她弱不禁风的病小姐。一个是霸气狂妄、身手不凡来无影去无踪的女土匪，一个是病得只剩一口气，预言活不过十八岁的千金小姐，这两者之间的差距可是相当大，只怕任谁都不会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更不可能想到两者竟是同一人。

希望可以瞒过那个男人。

马车上，浓雾已经散尽，他已恢复如常，却并不曾有任何动静，只是轻握着手中的东西，目光深邃，是那个女人想要这个东西！

他百里轩竟然被一个女人打劫了，不但如此，那个女人还吻了他？不，是咬了他，还舔了……

他的手碰了一下唇上的伤，原本深邃的眸子更是高深莫测。

好，很好，这一刻，他真的怒了。

“主子。”醒过来的侍卫看到眼前的情形吓得心惊肉跳，刚刚发生了什么事？难道他们真的被那个土匪打劫了？

好在主子没事，只是，主子唇上的伤是怎么回事？而且主子这样子看起来实在是……

“去将军府。”他眸子微转，望了过来，一瞬间，世间万物皆黯然失色。

他知道，那个女人不会傻到在这儿等着他搜，所以，他不会浪费那个时间。

那个女人打劫了他，还想逃？这整个天下都是他的，他倒要看看，她能逃到哪儿！

段轻晚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将军府，既然东西没有抢到手，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只怕会相当麻烦，那个男人绝对不是好惹的。

“老大，你的计划失败了。”段轻晚刚进房间，守在房中的萧韵直接以毫无杂念的肯定语气道。

段轻晚眉角微蹙，她此刻表现得有这般明显？

“老大的未婚夫卓飞扬早就带着定亲信物来到将军府，将军都让人催好几回了，老大再不回来我就真顶不住了。”萧韵似猜到她的心思，不待她问便回答道。

萧韵并非府中的丫头，只是在她每次出门时易容成府中的丫头，守在房中，替

她应对突发事件。

这丫头心细如发，聪明机智，从不曾出差错。其实，原本萧韵才是真正的土匪头头。

段轻晚神色微动，她刚刚是从小路赶回，相对大路要近很多，她骑马，那人坐马车，怎么会比她早到？而且听萧韵这意思他显然来了一段时间了。

“来了多久？”干脆简短的提问，不带半点儿拖赘，这是她的风格。

“差不多一个时辰了。”萧韵也是答得飞快，不带半点儿迟疑，隐约也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一个时辰！那时，她还在山谷中，正在抢劫那个男人。

段轻晚目光一闪，突然意识到一种可能。

“萧韵，你回去后通知所有人全部撤离，隐回平时的身份，不可有一丝一毫异动。”

段轻晚神色略变，脸上是少有的凝重神情。

段轻晚知道，这一次，出错了，她显然是抢错人了，而且，她误惹到了一个不该惹或者应该说是不能惹的人，虽不知那人身份，只是单单他那狂妄的气势、惊人的气场就足以让人心惊胆战。

她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力让那个男人查不出半点儿痕迹。

关于卓飞扬，她事先已让人查过，虽知他并非一个简单人物，却对他的事了如指掌，应付起来自然不会有问题，只是现在……

好在，那人既然不是她的未婚夫卓飞扬，就不会来将军府，无接触的机会，自己暴露的危险就大大减小。

不过，段轻晚有一种预感，以后的生活只怕不会再这般平静了。两年了，两年来的平静其实她很喜欢。

两年前，她在一次任务中发生意外穿越到了这个朝代，然后阴错阳差成了段轻晚。

现代，她是在海中发生意外，穿越过来时，她淹没在湖水中，场面极为复杂，极为混乱，她被救上岸后，被当成了将军府的大小姐。

很显然，她的容貌跟段轻晚极像，或者说是一模一样，真正的段轻晚应该是凑巧坠湖，所以自己被当成了段轻晚。

更为诡异的是，她发现自己不仅仅穿越了，而且原本已经三十岁的她转眼间变回了十六岁，不得不说，上天真是太过于厚待她了。这可是很多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

后来，她再次潜入湖底，竟然发现她的快艇静静地沉在水底，那快艇是她的死党亲自设计、亲自监造，非一般人想象得出。

“晚儿，你怎么了？是不是身体很不舒服？”突起的敲门声拉回了段轻晚的思绪，随之传来的温柔声音中带着满满的担心。

“娘亲，我没事，马上就好了。”快速回神的那一瞬间，段轻晚散开的声音中

已经带着让人心痛的虚弱，在吐出那羸弱声息的同时，她以电闪雷鸣般的动作快速换回了平时的伪装。

萧韵眸子轻闪，嘴角微扯，她家老大这本事，放眼天下，无人能及。

梦研岚推开门进来时，看到的便是静静地坐在梳妆台前，虚弱得似乎随时会晕倒的段轻晚。

暗紫的唇轻轻盈动，使得那本就羸弱的气息似要完全淡去，白灰的眼帘慢慢敛下，投下层层暗影，整个眸子黯然无光，淡白得不见半点儿血色的脸，泛着几分青，并不是很明显，却恰到好处地凸显病态十足。

一眼望去，十足十的病秧子。

其实，纵是这般伪装，仍旧遮掩不住她的绝色容貌，只是隐去了她不想展露的光彩与风华。

梦研岚望着她，掩饰不住地心疼，她可怜的晚儿，上天何其残忍。

段轻晚看到她的伤痛，心中不忍，但是段轻晚很清楚，被预言活不过十八岁的“她”若是突然好了，在将军府中会掀起怎样的风波。

段轻晚更清楚，若是让人知道她并非真正的段轻晚那后果会有多么严重。

所以，对梦研岚她亦不敢泄露半分。她能做的就是这两年来，不去加重梦研岚的沉痛，让她早已伤痛不堪的心一步一步缓解。

“娘亲。”段轻晚缓缓站起，依在她的怀中，弱中带娇。

“走吧，你爹爹跟卓公子还等着呢。”梦研岚笑了，慈爱而温暖，轻轻将她揽在怀中。

其实，这两年来晚儿的身子比起以前好了很多，虽然仍旧羸弱，却不像以前那样动不动就晕倒，昏迷不醒了。

或者，她的晚儿能活过十八岁，能活得更久一些，她就知足了。

由梦研岚扶着走进大厅，段轻晚一眼便看到坐在大厅中的男子，英俊潇洒，气宇非凡，神采飞扬，不得不承认，他很优秀。

不过，也只是这一眼，段轻晚便清楚地知道，他不想娶她，虽然他脸上并未露出太多异常。

其实他不想娶她，这很正常，像“她”这样一无是处的病秧子，就是普通的人都不愿意娶，更何况是如此优秀出色的他。

“段小姐的病似乎比传言中更严重。”卓飞扬的眸子淡淡扫过段轻晚，嘴角微动，传出的声音中并不带任何情绪，却让人感觉到一种冷漠。

因着那不太明显的冷漠，段轻晚更进一步明白了他的不乐意。

段轻晚心中笑了，看来，她果然没有看错。

既然他不想娶，她不想嫁，看来这事倒简单了。她知道，爹娘其实也不放心让

她远嫁，只要卓飞扬提出退婚，爹娘肯定会同意。

但是，即使卓飞扬不愿意娶她，只怕未必会轻易提出退婚，或者，她可以推波助澜一把。

“卓哥哥不必担心，其实晚儿的身体已经好了很多，卓哥哥来迎亲，没问题的。”段轻晚抬眸，隐去眸中的神采，净显着病态的黯然，偏偏又灼染着含情脉脉的期待、迷恋、爱慕、沉醉，她就这般呆呆地望着他，似乎看得痴了，十足花痴模样。

根据她所查到的，卓飞扬最厌恶的就是那种黏着他的花痴女。

毫无意外，段轻晚眼尖地捕捉到他眸中一闪而过的反感与排斥。

“卓哥哥，我们很快就可以成亲了，晚儿好开心……”段轻晚再接再厉，将那花痴样演绎到极致。

这一次，段轻晚发现，卓飞扬的神色起了变化，眉角也快速地皱了一下，显然此刻的他不仅仅是排斥，只怕已经有些厌恶了。

“段将军，飞扬想退婚，还望段将军答应。”卓飞扬站起身，似乎不想再多看段轻晚一眼，直接转向段将军道。

段轻晚微愣，原本以为，他定会以她重病为借口，毕竟他完全可以以她身体太弱经不起长途跋涉为由委婉地拒绝迎亲，那样无人会不同意，他也无太多过错。

却不曾想到，他竟是这般直接，不带半点儿拖沓，不加丝毫借口，段轻晚抬眸，多看了他一眼。

段将军显然也有些意外，他的确不放心让晚儿远嫁，卓飞扬提出退婚，他想答应，但是又担心晚儿会伤心。晚儿似乎很喜欢卓飞扬，段将军的眸子有些凝重地望向段轻晚：“晚儿？”

卓飞扬的眸子视线也随着望了过来，仍旧看不到太多情绪，冷淡而漠然。

其实，段轻晚要的无非就是他的这句话，无非就是这个结果，只是此刻见卓飞扬望过来，段轻晚自然不能表现得太明显。

刚刚她表现得那般情深意浓，此刻自然不好干脆地答应退婚，那样肯定会引起卓飞扬的怀疑。她的目的已达到，自然也不会再苦苦纠缠，否则只怕适得其反，老爹会不同意卓飞扬退婚，所以，此刻她并不好表态，于是，段轻晚选择了沉默，她想，她只要不再坚持，老爹肯定就答应卓飞扬的退婚了。

只是，她眸子微转时，却发现卓飞扬正望着她，似乎在思索着什么。

段轻晚暗惊，不会被他发现什么了吧？这个时候，她可不想节外生枝。

若只是一个卓飞扬倒还好说，她可没忘记今天她惹的另一个男人。

对那个男人而言，只怕有丝毫风吹草动，都有可能掀起血雨腥风。

在卓飞扬的目光中，段轻晚轻扑在梦研岚的怀中，身子轻颤，似乎哭得伤心欲绝。

“晚儿，你是不是很不舒服？来人，快去请大夫。”段将军看到爱女身体轻颤，

想起道长曾经的断言，脸色速变，突然急声喊道。

段轻晚心中哀叹，她的老爹，怎么连这点儿默契都没有？唉……

段轻晚连忙抬起头，正想说自己没事，然后再“伤心欲绝”地答应卓飞扬的退婚，这件事情就算是完美结局了。

“我倒是略懂医术，不如让我来给段小姐看看。”却在此时，一道声音突然传来，声音不大，却惊心动魄，语调轻缓，却威慑十足。

明明是一句关切的话语，段轻晚却感觉到一股让她毛骨悚然的寒意以及胆战心惊的危险。

正如他先前说的那句：“你不妨劫一个试试。”

这个声音，段轻晚知道，这辈子只怕再无法忘记。

怎么会？他怎么会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难道他这么快就查到了？！

而且，他说他懂医术，要给她检查？一旦让他检查，那岂不是全部暴露了。

难道，天要亡她……

而更让段轻晚震惊的是老爹的反应，老爹在看到那人的一瞬间，脸色骤变，倏地起身，意外震惊中遽然而起的是无法掩饰的恭敬，那种带着发自内心的自愿臣服的恭敬，老爹嘴唇微动，显然是要喊那人。与此同时，似乎还有着要立刻下跪的动作。

不过，应该是被那人阻止了，老爹没有跪下去，那声称呼也不曾喊出，段轻晚看到的只是一个略略开启的唇形。若无意外，应该是一个“殿”字，殿……殿下……

呼之欲出的身份，让段轻晚慢慢地闭起眸子。他居然是百里轩！那个举世无双、天下至尊、所向披靡的男人。

除了土匪，她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对于天下之人、天下之事还算清楚，所以她不会猜错。

一瞬间，段轻晚突然感觉到后背发寒，冰凉入骨。她抢劫了他不说，还啃破了他的唇，而且强吻了他，不，确切地说是强舔了他。

段轻晚突然觉得自己在作死的路上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白公子。”老爹很显然是收到了某人的暗示，忙改了称呼，仍旧恭敬，却不再其他的举动。

“段将军不必客气，既然段小姐身体有恙，不妨让我看看。”他的话语很是客气，目的也极为明确，毫无疑问就是针对她的。

段轻晚一直是背对着他的，不曾回头，因为她怕自己一个细微的动作落到那个男人眼中，都可能成为致命的危险。只是她仍旧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落在她身上的目光似乎要穿透她，直刺进她的内心，甚至连内心深处最隐秘的那份暗影都要被射穿，一层层地将她生吞活剥着，令她心尖儿轻颤。

“对，对，白公子医承江老神医，医术自是了得，晚儿，”段将军并不曾发现

任何异样，反而欣喜而激动地喊着段轻晚。

老爹的话更让她轻颤的心凌乱不已，医承江老神医，他的医术应是很厉害的。那么若真让他检查，只怕不仅会发现她生病是假，而且极有可能发现其他的事情……

那后果段轻晚不敢想。

只是有一点儿，段轻晚有些不解，百里轩怎么会这么快怀疑到她身上？

段轻晚脑中突然灵光一闪，这一次的行动，所有信息都是由高阳阳亲自提供给她，高阳阳虽然平时有些呆萌，但是关键时刻绝不含糊，更何况他搜索消息的能力，极少有人能及。

这一次，高阳阳甚至从卓飞扬离开他的家门那一刻就一路关注，怎么会出错？

所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百里轩的马车与卓飞扬的极像，以至于高阳阳都弄错了。

她回府时走的后门，百里轩进将军府肯定是走的前门，那么，他定然会看到卓飞扬停在将军府外的马车。精明如他，自然会联想到某些事情。

想到这一点，段轻晚只感觉自己的手心渗出些许细汗。因为她知道，在他已经怀疑她的前提下，一个掌控不好，绝对就是万劫不复。若是百里轩确定了抢劫的人就是她，她落在百里轩手中，绝对会有一百种死法在等着她。

进不能，退不行，那么就只有转移话题，此刻转移的最高境界就是忽略他，当他不存在。

“卓哥哥，你真的要退婚？”段轻晚暗呼了一口气，随即抬眸，望向卓飞扬，伤痛欲绝地开口。

眼看着百里轩就要走到她身旁，此刻，她只能拼了。

百里轩既然看到了卓飞扬的马车，那么此刻能够打消百里轩怀疑的唯一办法就是反其道而行之。

大厅中，除了百里轩，所有人都有些发怔地望着她，不明白她要做什么！

卓飞扬望着她，唇角微抿，没有回答。

百里轩也停下了脚步，高深莫测地望着她，似笑非笑，眼神看似随意无波，实在犀利入骨。

“你我指腹为婚，我等了十八年，这十八年来，我日日盼，夜夜思，等着你来娶我，如今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你却说你我要退婚！”段轻晚此刻也不需要段飞扬的回答，感觉到百里轩停了脚步，她暗暗松一口气，再响起的声音情深意重，却又有着无边无际的伤痛。

卓飞扬的手慢慢合拢，眼神幽深。

“卓哥哥，是我哪儿做错了吗？”段轻晚仍旧望着卓飞扬，唇微颤，那声音似控诉，却又不完全是，听起来幽远而缥缈，让人心碎。

“没有。”卓飞扬的身子略略绷紧，终究还是开口回道，声音似乎有些嘶哑。

听到他的话，段轻晚突然笑了，只是那笑看起来空洞而凄凉：“我懂了，懂了，是呀，像我，什么都不会，一无是处的一个病秧子，说不定随时都会死，又有什么资格去奢望，所以你退婚，我不怪你，如此一个破碎不堪的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怪谁？”

一时间，整个大厅一片寂静，因着她的声息，似乎连那空气都变得悲泣。

梦研岚早就哭得稀里哗啦，段将军的眼中一片湿润，卓飞扬敛下眸子，似乎极力掩饰着什么，隐在衣袖下的手暗暗收紧着。

跟着百里轩进来的侍卫愣住了，从来不曾想过，有主子在场的情形下，主控权会落在别人手中，而且还是在主子有意掌控某些事情的情形下。

但是，偏偏此刻的一切是那么自然，那般顺理成章，和谐得找不出半点儿异常，似乎那本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此刻他甚至有种想哭的冲动，他望向自家的主子，不知道主子此刻有没有被眼前的情形所感动。

其实，从他们进来，段小姐自始至终没有望过主子一眼，所有的心思都在卓公子身上的她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主子的存在，可见段小姐是多么喜欢，甚至深爱着卓公子。

第一次，他觉得主子可能猜错了。

此刻的百里轩神情淡然，看不出丝毫异样，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段轻晚的确没有望向百里轩，暗中却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她不确定被刚刚那番话打动的人里，包不包括他。

突然，段轻晚警觉本就离她不远的百里轩直接迈步向她，心跳一滞，看来，她终究没能成功。她早就知道，这个男人不是那么好应付的，可是，她都这么拼命了，就不能给点面子吗？

感觉到百里轩已经靠近她身边，手即将伸出，段轻晚暗呼了一口气，然后转眸，向着百里轩的方向望了过去。

“为什么这么对我？”此刻段轻晚眸子中满是茫然、伤痛以及悲凉，那样子任谁看了都不忍，任谁看了都心痛。

她此刻是对着他的，所以，给人一种似乎在问他的错觉。

百里轩的动作停住，此刻望着这样的她，他竟然感觉眼睛晃了一下。

然后咱们最英明神武的殿下自然就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晚儿，晚儿，娘亲先扶你回房休息。”梦研岚紧紧地把手挽入怀中，又是心疼，又是担心。

“嗯，你先带晚儿回去。”段将军也是心疼女儿，生怕女儿再受刺激，连声道，一时间甚至忘记了要让殿下为段轻晚检查的事情。

望着倚在梦研岚怀中慢慢离去的段轻晚的背影，百里轩的唇角一点一点勾起。

他要做的事情，从来就没有人能阻止，哪怕是打断片刻都不曾有，但是今天，这个女人都办到了。

是无意？还是有心？若真是无意也就罢了，若是有心……

看来，事情似乎越来越有趣了，他倒要看看，她能躲到什么时候，他就不信，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她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儿来。

段轻晚自然感觉到身后那道目光，也明白他此刻的心思，她更知道，这次虽然躲过了，却未必就是她赢了这一局，那个男人绝对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接下来的日子恐怕是真的不能再像以前那般平静了。

“晚儿……”回了房间，梦研岚努力地想着如何劝她，才能让她不再伤心，又不刺激到她。

“娘亲，我没事，其实想通了也没什么，有失必有得，他不娶我，那我以后就可以天天陪在爹娘身边了，那也很好呀。”段轻晚不想让梦研岚伤心，更何况，她是真的没事。

“晚儿，你真的这么想？”梦研岚微怔，原本有些怀疑，只是看到段轻晚的样子似乎真的不像有事，便也略略松了一口气。

“嗯，晚儿只想陪在爹娘身边。”段轻晚依在她的怀中，亲密地撒着娇。

梦研岚笑了，终于放下心来。

“娘亲，我有些累了，想睡一会儿。”段轻晚并非真的想睡，只是想要支开梦研岚，因为从进房间的那一瞬间，她就发现房间里藏了一个人。

“好，好，你休息。”梦研岚把她安置好后，轻轻离开房间。

“高阳阳，出来。”梦研岚离开后，段轻晚望向衣柜的方向，略微提高了音量喊道，语气明显不太友善。

“咳，咳，晚儿，好久不见，我好想你。”一个可爱的小脑袋从衣柜中探了出来，漂亮的小脸上绽放着灿烂的笑，一双灵动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望着段轻晚，犹豫着要不要出来。

那呆萌的样子让人心都能瞬间化。

“想我？然后提供错误信息给我，导致我抢错人？”段轻晚看到她的样子，实在气不起来，语气明显缓和。再说，这事也不能怪她。

“其实，这跟我想你没关系，我是真的想你，月亮可以证明我的心。”高阳阳见段轻晚并未真的生气，一下子从衣柜中跃了出来，扑到段轻晚的面前。

“好，钱退我。”段轻晚白了她一眼，又是好气，又是好笑，这丫头还能再可爱点不？

“不是吧，这么狠？退钱？没有，要命有一条。”高阳阳的小脸立刻垮了下来，圆眸微眯，一副头可断，血可流，钱绝不能给的凛然样。